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岑运强  主编

石艳华 杨 慧  副主编

# 言语交际语言学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言语交际语言学/岑运强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7843-4

I. 言…

II. 岑…

III. 言语交往—语言学—教材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0274 号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 言语交际语言学

岑运强 主编

石艳华 杨 慧 副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第一节 建立一门言语交际语言学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 (1)   |
| 第二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的及相关语言学科 | (4)   |
| 第三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与人类学史、语言学史及言语的语言学  | (11)  |
| 第四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最高原则：得体地提高社会交际能力  | (28)  |
| 第一章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历史源头              | (31)  |
| 第一节 西方源头                      | (31)  |
| 第二节 中国源头                      | (42)  |
| 第二章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一般理论              | (64)  |
| 第一节 言语交际学的基本要素                | (64)  |
| 第二节 言语交际学的基本形式                | (67)  |
| 第三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83)  |
| 第四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重要原则——得体性原则       | (123) |
| 第三章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结构要素分类            | (143) |
| 第一节 说服学                       | (143) |

|     |       |       |
|-----|-------|-------|
| 第二节 | 回答学   | (165) |
| 第三节 | 语境学   | (204) |
| 第四节 | 语言变异学 | (226) |

#### 第四章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社会功能分类 (245)

|     |       |       |
|-----|-------|-------|
| 第一节 | 一般社交学 | (245) |
| 第二节 | 演讲学   | (253) |
| 第三节 | 辩论学   | (265) |
| 第四节 | 谈判学   | (274) |
| 第五节 | 推销学   | (290) |
| 第六节 | 广告学   | (303) |

#### 第五章 言语病的防治 (318)

|     |              |       |
|-----|--------------|-------|
| 第一节 | 言语交际中的言语病防治  | (318) |
| 第二节 | 口语言语病的类型及其防治 | (333) |
| 第三节 | 写作中的言语病防治    | (342) |

#### 参考文献 (362)

#### 编后记 (366)

#### 主编简介 (368)

## 绪 论

第一节 建立一门言语交际语言学  
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 一、言语交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交际”是一个多义词，英语称之为 Communication，有“通讯、交流、传达、（意见）交换”等多种含义。汉语中的“交际”的“交”有结合、通气、赋予的意思，“际”有接受、接纳、交合、会合、彼此之间的意思。“交际”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应酬。其实，关于“交际”早在《孟子·万章下》中便有提及：“敢问交际何心也？”朱熹把它注释为：“际，接也。交际谓人以礼仪币帛相交也。”朱熹所说的“礼仪”、“相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尚往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性交换；而“币帛”的“相交”，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物质性交换。朱熹把“交际”称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和物质的交换，这是很有见地的诠释。由此可见，“交际”是人们凭借一定的载体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传达感情，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行为。

交际是人的本能。现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把交际需要列入仅次于生理和安

全需要的基本生存需要。人与人之间如果不发生任何交际关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村子的人，也仍然要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找人聊天，进行频繁的交际活动，否则就会闷得慌。

在现代社会，人们活动的条件越来越好，交际范围越来越广，交际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但交际总要凭借一定的工具。根据交际所凭借的工具的不同，一般把交际分为“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言语交际就是人们利用语言（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系统）进行的交际。而非言语交际则是人们使用除有声语言以外的载体来进行的交际。比如使用实物、体姿、目光、表情等载体来进行交际。其中最简单的非言语交际则是运用我们人自己身体的活动，包括眼神、手势、身势等作为工具进行的交际。例如中国人见面握手，日本人见面鞠躬，西方人见面接吻、拥抱。此外还有白眼、瞪眼、笑、哭、伸舌头、摇头、点头、拍肩膀、耸肩膀、鼓掌、挥手、招手等各种动作，都是表示不同的思想感情的非言语交际。再者，我们常见到的交通指示的红绿灯，公厕门口用来区分男女用的示意图画，聋哑人的手语，数学符号，物理、化学公式，电报电码等，也都是代表一定意义的交际工具，人们也经常用这些工具进行一定意义上的非言语交际。但在言语交际和所有的非言语交际中，言语交际是最重要的交际。因为在所有的交际载体中，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载体，至于其他的交际载体都是辅助性的载体，它们必须以语言为工具，没有这个工具，一切非语言的载体都是不可能进行交际的。况且，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就是专为适应人类交际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语言产生于原始人类集体劳动的交际需要。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交际是集体协作的迫切需要，当身势、手势和叫喊都无法满足频繁交际的需要时，语言便应运而生。动物也有交际活动，也有所谓的“语言”，但动物的“语言”与人类的语言有根本的区别，况且动物也掌握不了人类的语言。能否运用语言工具进行交际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标志之一。从语言产生的第一天起，言语交际便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语言产生后，或逐渐发展，不断完善，或停止发展，逐渐消亡。是存是亡，唯一的标准就是这种语言有没有交际价值。有交际价值的语言，就能存在；没有交际价值的语言，就只能消亡。既然交际功能对于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存亡是如此之重要，言语交际是人类交际活动中最重要的交际也便不难理解了。

## 二、建立一门言语交际语言学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言语交际是最重要的人类交际。人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传递信息并结成各种

社会关系，开展各类社会活动，维护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且语言的本质在于交际。中国的古人便是十分重视言语交际的。《论语·先进》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将言语同德行、政事、文学并提，作为评价一个人的能力的标准之一。此外扬雄在《法言·问神》中也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意思是说：如果说话不能表达自己的心迹，书写不能记录自己的言辞，那就难以成功。更有甚者，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十分赞同汉代人王父偃说的一句话：“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人却不善于运用言辞（进行言语交际），又有什么用呢？古代类似的十分重视言语交际的言谈，后面自有论述，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在中国的古人看来，同样是人，言语交际的能力却有高下之分。善于言语交际的人，可以借助语言的力量促成自己的事业，为社会多作贡献；而拙于言语交际的人，往往错失良机，或将事情越办越糟，抱恨终生。因此古人很注重言语交际的能力。既然如此，实际生活中的交际言语理所当然应该是古今中外历代语言学家们研究的重点。但只要我们对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就会发现，语言学自产生以来，更为重视对语言工具自身的研究，而很少关注语言的真实生命——言语交际。从最早的语法研究到历史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直至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语言学莫不如此。语言学者们的兴趣大都只存在于对语言内部结构进行探索。因此，虽然长期以来的语言学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内部结构有了较为深刻、全面的认识，但这些研究却因为脱离了实际的社会言语交际活动而显得不够完善，无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言语交际问题。随着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进行“纯语言”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应联系社会的实际的言语交际活动进行研究。正如苏联语言学家巴赫金提出的主张，语言存在的实际是言语交际，是话语，即语言的真实生命。<sup>①</sup>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真知灼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慢慢地被人们所接受。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现在，语言学研究的重心也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从语言到言语，从封闭的独立研究到开放式的综合研究的质的转变。我们感谢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师们对语言内部结构及其规范所作的不遗余力的研究，然而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语言的使用即提高交际的有效性及成功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也是本书的主旨。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现代化传声技术广泛应用，地球的半径大大“缩短”，人们声音传播的距离大大“延长”的时代，人们已

<sup>①</sup> 参见《巴赫金全集》，第五卷，24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言语交际的重要性。故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全球合作竞争的需要，尽快创立一门作为言语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言语交际语言学，应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到学科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近几年来，许多从事语言动态或语言应用研究分析的专家学者，已先后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观察、分析、探讨有关言语交际活动中的语言现象、问题、经验和规律，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陆续建立或引进的许多新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又启发与推动了语言学的研究，使得人们更有可能突破传统语言学的局限，建立一门独立性、综合性和应用性都十分鲜明的新兴学科——言语交际语言学。

## 第二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的及相关语言学科

言语交际语言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的一门应用语言学科。它是以人类的交际活动中的交际言语的形成、过程、结果及与其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任务是探讨语言运用与交际活动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进而揭示运用语言、开展交际、提高交际效果、达到预期目的的各种规律，并讲授与言语交际有关的基本技能和策略技巧。其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并掌握交际语言的知识、理论和技能，指导人们更好地运用语言成功地进行交际。由于言语交际语言学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交际活动中，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去探讨人类语言运用的现象与规律，研究如何提高表达的效果，以实现交际特有目的，因而言语交际语言学不仅要涉及理论语言学自身的基本理论，而且要与交际学、社会语言学、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及心理学、逻辑学、人类文化学等众多学科发生联系，并从中吸收它们许多研究方法和优秀成果，来构筑和完善这一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体系。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地位。下面我们不妨把言语交际语言学和语言学以及与之交叉的几个相邻语言学科作一比较。

### 一、言语交际语言学与语言学

言语交际语言学是言语的语言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学科。其性质是语言学，而非交际学或其他什么学。现在研究语言的著述甚多，尽管其中的一些也以各种各样的语言学冠名，但并不真正以语言及其具体运用作为研究对象，也很少和语言学理论沾边。我们认为只有以语言或像言语交际语言学这类以语言的具体运用为研究对

象,又不违背普通语言学基本原理的,才属于语言学范畴。言语交际语言学以处于交际状态的个人言语为对象,研究其状态的规律。个人言语是离不开语言这个工具的,所以言语交际语言学从本质上来说,从属于语言学,它是语言学分支学科之一,而且属于应用的范畴,是言语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以纯语言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并把它运用到言语交际的实践中。但同时,言语交际语言学作为分支学科,它又有其相对独立性,这主要表现在二者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同,因而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也不尽相同。从国外引进的狭义的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即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语言学。而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对象是交际言语,属于索绪尔提出但没有研究的言语的语言学。前者是从言语现象抽象而成的符号结构系统的研究,是相对静态的、同质的理论体系。后者是在前者成果的基础上,把语言放到言语交际的特有复杂背景中,联系言语交际特有、具体的目标,探讨言语交际中的语言现象与规律,总结有效的语言技巧,提出语言应用的规范,帮助人们提高运用语言进行实际生活中的言语交际的能力,是相对动态的、异质的学问(关于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我们将在稍后深入进行介绍)。下面,我们把言语交际语言学与整个语言学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语言学是专门研究人类语言的学科,是一门多边缘、多层次的立体学科。语言学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从研究的对象上,可把语言学分为个别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个别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语言,如汉语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语言,着重从理论上探讨语言的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从研究的侧重点上,可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般理论,狭义的理论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广义的理论语言学也包括个别语言学的理论部分;和理论语言学相对,应用语言学是侧重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的实际应用的学科,它可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指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的范围较广,除了语言教学外,还包括词典编纂、文字制定、机器翻译、人工智能、情报自动检索、失语治疗、信息传达处理等。

此外,根据“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学还可分为以下几种。

### (一) 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

语言和言语是索绪尔首先明确提出的,并呼吁分开研究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语言和言语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语言系统是社会共有的交际工具,因而是稳定的,具有相对的静止状态;言语是人们运用这个工具进行交际的过程和结果,是自由结合的,具有运动状态。此外语言的本质是社会的因素,而言

语除了社会的因素外，还具有个人的因素。例如，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嗓音和独特的表达习惯。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等。总之，语言的语言学是一种关于工具（即符号系统）及工具内部的相对静止的、同质的语言学，而言语的语言学是不同的语境中运用工具的过程及结果的相对动态的、异质的、涉及方方面面的语言学。

## （二）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研究的是不为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连续的一个代替另一个的成员间的关系，它是有前瞻与回顾两个展望的演化事实。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都属于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截取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对其语言、词汇、语法等要素进行观察、描写，这种共时语言学也叫描写语言学。

## （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

“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sup>①</sup> 内部语言学是对语言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如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外部语言学是指与语言学边缘相关的学科，如跟社会、文化、人种、政治、历史有关的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等。

综上所述，语言学中普遍存在着普通一个别、理论一应用、语言一言语、同质一异质、静态一动态、历时一共时的对立统一。言语交际语言学作为研究人类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的一门学科，显然是偏重于个别的、应用的、共时的、外部的、动态的、异质的、言语的语言学却又兼有前者，即：普通的、理论的、历时的、内部的、静态的、同质的、语言的语言学。其根本原因是言语是运用语言工具的过程与结果，人的言语交际活动是离不开语言这个工具的。

# 二、言语交际语言学和交际学、言语学、言语交际学

## （一）言语交际语言学与交际学

上面已经提到言语交际语言学的性质是语言学，不是交际学。但是不是两者就

<sup>①</sup>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所引本书引文，只随文标出作者与页数。

毫无关系了呢？事实恰恰相反，两者关系密切。交际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人之间使用语言等媒介进行各种沟通、交往和相互作用（西方知识界称为“社会互动”）等现象及其规律，并用以指导社交实践的一门边缘性应用学科。虽然交际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交际的现象与规律而并非语言本身，但言语交际也是交际，言语交际现象也是交际现象的一部分，因此，交际学中研究的规律必然会对言语交际及其语言运用起制约与指导作用，要完全摆脱一般的交际原理与规律，另辟蹊径去独立研究交际言语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我们把交际学中的一些理论与原理融入了言语交际语言学则只会使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理论变得更加深刻与完善。比如：

（1）交际学中关于社交的基本原则、社交的立足点等理论可成为言语交际语言学相应理论的基础。

（2）交际学中对交际主体、交际对象、交际工具、交际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对研究言语交际语言学都有参考和吸收的价值。

（3）交际学中有部分理论研究成果可直接成为言语交际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 （二）言语交际语言学与言语学

有人把言语交际语言学叫做交际言语学或干脆叫言语学。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准确的。确实，在学术界，言语学的名称好像是越来越响了。2002年由武汉大学和教育部语用所联合主办、三峡大学和湖北师范学院协办的“言语与言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言语是和语言相对应的，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自然，言语学就应该是关于言语的学问。言语学提法在中国也出现得很早，1930年王古鲁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书就叫《言语学通论》；1931年沈步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言语学概论》。其实他们的言语学与现在我们提到的言语学并非同等的概念。现代的言语学的概念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我们无可查考，我们只知道对语言和言语进行最全面论述的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但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却没有言语学，只有言语的语言学（我国普通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方光涛教授也坚决反对言语学的提法）。为什么索氏不直接说言语学，而说言语的语言学？我们觉得有必要对言语学和言语的语言学两个概念做些分析。大家知道，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37页）。关于言语，索绪尔异乎寻常地强调了两次：第一，“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其中包括：（1）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组合，（2）实现这些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行为”（索绪尔，42页）。第二，“言语是个人的行为，其中应该区别开：（1）说话者赖以

运用语言规则表达他的个人思想的组合；(2) 使他有可能把这些组合表露出来的心理、物理机构”(索绪尔, 35 页)。正因为如此, 我们一贯坚持言语具有两方面, 即说(写)和所说(所写), 反对有人把所说(所写)从言语概念中剔除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术语单一性的问题, 而是涉及语言学基本矛盾的问题, 也涉及言语的语言学的开拓问题。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索绪尔说: “毫无疑问, 这两个对象是紧密相联而且互为前提的: 要言语为人所理解, 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 必须有语言; 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 也必须有言语。从历史上看, 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索绪尔, 41 页) 语言系统是从言语实际中提炼出来的, 每个人的言语事实又离不开语言系统, 它们是互为前提的。从历史上看, 言语是第一性的, 语言是第二性的, 先有言语, 后有语言。在索绪尔看来, 语言是社会的, 言语是个人的, 具体的。索绪尔强调言语是纯个人的说法是应该商榷的。因为言语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言语其实也是有规律的, 它必须按照语言规则去进行。

区分了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又提出了语言的言语学和言语的言语学。他提出“两条路不能同时走, 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它们应该分开走”(索绪尔, 42 页)。他的学生,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编纂者说, “他曾向第三度讲课的听课者许过愿。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后的讲课中无疑会有一个光荣的地位”, 但是“诺言也没有能够实现”(索绪尔, 14 页)。我们认为, 语言的言语学是一种关于工具(即符号系统)及工具内部的相对静态的语言学; 言语的言语学则是一种人在不同语境中运用工具的过程及结果的相对动态的语言学。

尽管索绪尔强调言语的个人性, 但他许诺要建立的是“言语的言语学”, 却从没有说过建立“言语学”。他有一句非常值得重视的话: “说话者的活动应该在许多学科中研究, 这些学科只有跟语言有关, 才能在语言学中占一席之地。”(索绪尔, 41 页) 如果用他的观点看, 个人的言语只能是纯个人的行为和结果, 它可以在许多学科中研究, 但如果与语言无关则在语言学中毫无意义。所以在索绪尔的学说里, 言语学是不能成立的, 成立的只能是言语的言语学。

言语是说(也可以扩大到写)和所说(也可以扩大到所写),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存在言语的问题。政治学研究政治言语, 文艺学研究文学言语(包括作家的言语和作品的言语), 历史学研究文献中的言语, 数学、物理等等都研究言语。但是, 如果谁说这些都是广义的语言学, 恐怕没有人会同意。因为政治学是透过言语看政治, 历史学是通过言语研究历史, 文艺学是通过言语的研究探求文艺创作的规律, 它们都不是以语言的研究为目的。所以, 言语学如果不经严格的界定,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凡是用语言描述的学科, 毫无例外, 都是“言语学”。所以, 知道

了这一点，再回头看索绪尔的话：“这些学科只有跟语言有关，才能在语言学中占一席之地。”这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的书叫言语交际语言学而不叫什么交际言语学或言语学正是符合索绪尔的理论的。

### （三）言语交际语言学和言语交际学

研究如何用言语进行交际的学科叫言语交际学。有人把言语交际语言学叫言语交际学，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我们认为言语交际学依然是交际学范畴，只不过强调了言语交际。而言语交际语言学则名正言顺的是语言学，是研究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规律的科学。该学科以交际状态下的个人言语为对象，研究语言的各种现象、结构、模式、运动规律和应用原则。它讨论的是“交际过程中的言语和语言怎么样”，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言语交际学是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应用学科，应与口才学、谈判学、演讲学、公关语言艺术属于一类。它研究的目的是交际而不是言语与语言。既然言语交际学与交际语言学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大可把言语交际学列入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应用部分，这样既可使言语交际学适得其所，又丰富了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结构体系。总之，言语交际学虽然强调了言语，但重点在交际学上，言语交际语言学则不但强调了言语，而且仍是一种语言学。我们前面已指出言语是离不开语言工具系统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是言语交际语言学不是言语交际学。

## 三、言语交际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结合而成的语言学临界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主要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研究语言要素和社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引发变化等各种复杂关系的学科。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而社会语言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所出现的语言现象。社会语言学重在把语言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中探究语言发展变化规律。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社会特点，它研究社会变异在社会群体和个体上的表现。而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对象是个人的交际言语。个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而总是从属于一定社会、阶级和阶层群体，个人交际言语总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言语交际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关系密切。从学科类别上说，社会语言学与言语交际语言学是两个相互并列的学科。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首先，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要比言语交际语言学大，它除了研究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外，还研究语言在宗教、阶级、阶层、职业、性别

的各种变异,语言的接触,语言的共性,语言的发展,语言的规范,国家语言政策,国际社会通用语,社会语境等。而言语交际语言学只研究人类的交际活动中的交际言语,探讨语言运用与交际活动之间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前者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语言,后者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交际活动中的交际言语中的语言及其具体运用。二者研究的内容都是以“动态”为视角,但其动态的实质是不同的。社会语言学里的动态研究,其着眼点是社会的变化引起语言系统诸要素的变化,是从语言符号系统历时而发展演变的角度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而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动态研究是以交际言语信息的传递为基点的,交际言语信息的传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动态指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的具体应用,而不是着重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变化。

其次,二者研究的目的不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共变现象,研究语言和社会发展的联系,从而揭示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使人们对语言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识。言语交际语言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并掌握交际言语的知识、理论和技能,指导人们更好地运用语言工具成功地进行交际。

#### 四、言语交际语言学和语用学

语用学和言语交际语言学同属于语言学范畴,而且都是语言学两大分支之一——言语的语言学下的子学科(有关言语的语言学的分支见后)。语用学即语言实用学,研究语言使用,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特别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言语交际语言学也是研究语言使用,研究人类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活动,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去探讨人类语言运用的现象与规律,研究如何提高表达的效果。必须承认,既然言语交际语言学与语用学同属言语的语言学且都十分重视语言应用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就不言而喻了。但就主要方面来说,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合作原则等是从行为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的,最新的语用学还涉及主题与焦点直到语篇结构与联结等课题,而言语交际语言学则把语言放到言语交际的特有复杂背景中,联系言语交际特有和具体的目标,探讨言语交际中的语言现象与规律,总结有效的语言技巧,提出语言应用的规范,帮助人们提高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因此二者在语言观、语言交际原理、语言结构分析以及身势语是否是研究对象等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区别的。不过在言语交际语言学理论的系统完善中,特别是在言语交际语言学的运用中,也不排斥对语用学理论的借用改造。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研究交际言

语有利于揭示人们在使用交际言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心理活动，从而在言语交际中更有效地理解和使用得体的言语交际手段，顺利完成言语交际任务。总之，语用学理论，尤其是那些重要的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对言语交际语言学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可以说二者是相得益彰，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首先，语用学和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共同使得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突破了对语言系统本身的研究，开始关注回答在各种语言实践环境中怎样使用语言的问题，从而使语言学的研究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此外，语用学和言语交际语言学都十分强调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交际功能。人类需要交际，交际需要语言，而人们的言语交际又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表达，一方面是理解。参与交际的人往往既要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要去理解别人使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那么，人们是怎样成功地实现两者由此达彼、由彼达此的沟通呢？这就牵涉一个语境的问题，即使用语言的环境。而语用学和言语交际语言学都十分关注语境的问题。因为语用学就是专门研究语境在交际中的作用的学科，它的许多重要理论都与语境关系密切，如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至于言语交际语言学和语境的密切关系更不亚于语用学，本书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将会详细论及。

其次，语用学的某些重要理论也有利于更新和拓展言语交际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它的许多研究成果受到了言语交际语言学的关注和运用，从而推进了言语交际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使之不断丰富、完善，并为解释某些言语交际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对丰富言语交际语言学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相比而言，言语交际语言学更加注重实际运用问题，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总之，言语交际语言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语言学。言语交际语言学既然以处于交际状态的个人言语为研究对象，它必然还会与其他的涉及人的多种学科产生联系，如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文化学、逻辑学等等。这些联系我们将在后面再一一详细展开。

### 第三节 言语交际语言学与人类学史、 语言学史及言语的语言学

#### 一、言语交际语言学与人类学史

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我们发现“五”、“二”、“三”这三个平常的数字在

语言学史与人类学史上均有着不平常的高度概括的作用，它们概括出的内容与哲学又有着紧密的联系，为此，我们称之为“五二三架构”。言语交际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让我们结合人类学史看一看。人类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飞跃”来概括。

“五段”指人类进化发展的五个阶段，分别为：腊玛古猿，大约生活在2300万年至500万年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也叫“前人”<sup>①</sup>，大约生活在400万年至250万年前；能人（*Homo habilis*），大约生活在240万年至175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大约生活在160万年至5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智人又可以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我们本身就属于晚期智人。<sup>②</sup>

综观人类“五段”发展史，非言语交际活动从最早阶段就在进行，长期的交际活动产生了语言系统，真正自觉运用有声语言工具进行狭义的言语交际活动的历史开始于智人阶段。

“两线”指人类学史研究存在“单区起源说”与“多区起源说”之争。前者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等人为代表，主张人类多区起源说。以中国为例，100多万年以前，从非洲来一批人到中国，这些人的后代一直延续就成为北京猿人、大荔人，一直到我们现在，有一条进化线。这样的进化线与其他的进化线之间有基因的交流，越早期越少，越到晚期越频繁。后者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主流的地位，认为各地的直立人在最近一次冰川期已全部灭绝，我们的祖先是10万年前从非洲来的移民。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艾伦·威尔逊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通过对世界各地人群线粒DNA多态性研究，提出了“走出非洲”的假说。该假说认为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群均起源于非洲，是单一起源的，拥有相当晚近的祖先，大约在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迁出，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完全代替了当地的直立人。<sup>③</sup>

人类发展史的两线之争各有各的道理，但无论是单区起源说还是多区起源说都承认言语交际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能否掌握并运用语言工具是区别人类与动物的分水岭。

“三飞跃”指人类社会的三次大飞跃。如果以“工业社会”为中心，可以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次社会的飞跃；如果以“工具”为观察点，可以有“物质工具”、“能量工具”、“信息工具”三种工具的飞跃。

① 参见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载《百科知识》，1994（10）。

② 参见吴新智：《人类的起源》，载WWW.CCTV.COM，央视国际，2003-09-22。

③ 参见张海星：《北京猿人并非中国人的祖先？》，载《中国科技报》，2005-01-26。

### （一）前工业社会

人类的主流生产工具是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物质工具。大约6 000年前，人类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制造了各种青铜器皿及铜矛、铜剑——这就是青铜器时代。标志人类进入文明的文字陆续诞生，如古巴比伦文字、古中国仰韶文字、古埃及苏美尔文字先后在这个时期出现。大约3 000年前，人类掌握了炼铁技术，制造出各种铁器皿，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出现铁犁、铁耙、铁镐、铁锹。这就是铁器时代。我国的甲骨文在这个时期已系统应用。

### （二）工业社会

人类的主流生产工具进入能量工具阶段，以热能、电能、核能为代表。有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而后遍及整个欧洲，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第一次技术革命围绕着热能工具进行。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这是一次以电机、发电机的制造，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导技术的革命。第三次技术革命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以原子核能（包括空间技术、计算机）的应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sup>①</sup>

### （三）后工业社会

人类已进入信息工具时代。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1980年，另一个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出版了《第三次浪潮》。继托夫勒之后，1982年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他们一致认为，信息技术是后工业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的最重要的技术。我们的时代就是信息的时代。<sup>②</sup>

综上所述，语言也是一种工具，能否运用语言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三次技术革命中，后工业社会的信息工具时代，语言更显得空前的重要，因为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言语交际语言学在今天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如一代名流代尔·卡耐基所说：“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而85%则是要靠人际关系和他的为人处世能力。”他的话是否有夸大的成分，我们暂时不去探究，无论如何，人际关系和处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言语交际语言学就是解决这种能力的语言学。

① 参见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载《世界经济导报》，1984-04-02。

② 参见马洪：《新的技术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12~25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